

姚自豪 著

古玩街 秘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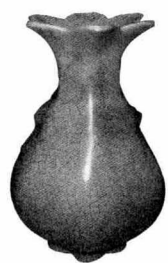


天地有大美，于简单处得；人生有大悲，于复杂处藏。藏于何处？藏于心之趣。其实，一个人只能拥有一件文物的一段时光，再好的古瓷也不能永远陪伴着你，我们活不过瓷器。不求物随己，只求己陪物，这才是收藏的最高境界，这就是你的快乐。

上海文艺出版社

姚自豪
著

古玩街 秘藏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玩街秘藏/姚自豪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321-4001-5

I. ①古… II. ①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3932 号

责任编辑: 陈先法

封面设计: 王志伟

古玩街秘藏

姚自豪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375 插页 2 字数 335,000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001-5/I · 3087 定价: 3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01 开篇	/ 1
02 巫溪	/ 11
03 祸事	/ 23
04 凶局	/ 31
05 案发	/ 43
06 女老板	/ 53
07 网上	/ 63
08 网友会	/ 73
09 刘兔子	/ 101
10 如影随形	/ 119
11 今天非正常	/ 123
12 段家	/ 125
13 猫尾巴巷	/ 141
14 董氏商会	/ 147
15 黑屋子	/ 157
16 三个故事	/ 167
17 幕后	/ 187
18 鹰隼的眼睛	/ 199
19 又见花神	/ 213
20 叫你一声哥	/ 223
21 两个女人	/ 237
22 惊现	/ 245

23	鉴宝	/ 249
24	买卖	/ 257
25	灯火阑珊处	/ 275
26	绿色田园基地工程	/ 281
27	菊花	/ 289
28	步步紧逼	/ 305
29	一方土地	/ 319
30	一个女人的战争	/ 325
31	客来旅店	/ 343
32	往事	/ 359
33	移花接木	/ 367
34	心魔	/ 377
35	十分紧急	/ 387
36	短兵相接	/ 405
37	地狱之门	/ 423
38	赌局	/ 433
39	石破天惊	/ 439
40	今天的铁观音	/ 449

Part. 01
开篇

一个冬日的早晨,残雪还在地上闪着晶莹的光,太阳早早地露了脸,把融融的暖意给了这个小城,它叫陵州。

陵州不大,100余万人口,京杭大运河在它身边擦肩而过。千百年来,江南宜人的气候、富饶的物产、纵横的河港、久盛的古都,像母亲哺育婴儿一般慈爱地滋养着它,让它有滋有味地过着富足的日子。时至今日,这里更是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山清水秀,城市齐整。

今天的太阳暖融融的,这是小城数天雨雪后的第一个好日子,这个好日子,似乎注定会给一些人带来好运气,同样,也必然会给另一些人带来终生的隐痛和遗憾。

东城古玩一条街的街口,有一个小集市,这里差不多全是卖吃的,各式风味小吃都有,平时生意很好。这时候,一个农民模样的年轻人,在把一个油饼狼吞虎咽地下了肚后,步履匆匆地走到街口。他衣着显得有点寒酸,背着一个陈旧的军绿色挎包。年轻农民略略环顾了一下四周,有点犹豫,也有点拘谨,但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从小布包里取出一个小布包,然后颤抖着手把布包铺在地上,打开,霎时,一个古色古香的小物件赫然显现在来往

行人的睽睽目光之下……

这是一个瓷瓶子,十五六公分高,修长的瓶颈,椭圆形的瓶身,瓶口为葵形,微微外撇;它的釉色十分奇特,就好像是雨过天晴时的那番景象:天雨初歇,云霭微开,青天乍现,莹润娇媚。如果这么个物件放在古玩街上的哪个铺子里,谁都不会太在意,但此刻它孤零零地置身于街口的地上,经过的人,谁都会看上一眼的,很快,这个年轻农民的周围便聚集了三三两两的人……

“这也是古董呀?”

“喂,这么个玩意,你想卖多少钱?”

“一万。”年轻农民在沉默了片刻后,说。

周围的人都笑了,笑得很平和,这样的“生意”在这条古玩街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不知要成交多少次。其实,像这种“古色古香”的瓶子,要多少有多少,当然,你绝对不能去弄一车,你得弄几个,然后把它做旧,现在做旧的法子什么都有,而且还用上了高科技,惟妙惟肖,出神入化,连博物馆的专家都会认为是真的。有时你甚至必须把一个完整的东西故意弄残,使一个“苦肉计”,再编一个“故事”,说出它动人而曲折的来历,接着再出一个似是而非的价,你绝对不能把价出得太低,几十块、几百块,那肯定是马脚毕露,你应该出得恰如其分,就像这个农民那样——一万元,古董,宝贝,就这么个价,然后对方自然会讨价还价,最后几千元成交,买家以为捡了漏,卖家则心知肚明,最终就像一个流传的经典笑话中说的那样——某日某地的古玩街上,买卖双方成交了一笔生意后,甲往东走,乙往西走,片刻后两人都撒开脚丫子没命地奔跑起来,一会儿便无影无踪了,双方都怕对方追来……这小城的古玩街,就是这样兴盛起来的。

周围的人聚了散,散了聚,可这个瓶子依然在地上摆着,形单

影只。

俄顷，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头走上前来，他已经在一旁看了许久，“小兄弟，你这个瓶子什么价？”他问。

年轻农民说的还是两个字：“一万。”

老头默然，没说买，也没说不买。这老头貌不惊人，旁人都没太留意他，甚至也没有看见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围观的人还是聚了散，散了聚。没过多久，在年轻农民的旁边又有几个人陆陆续续地摆起了地摊，他们大都是“铲地皮”的——这是一句行话，走街串巷收古董、旧物，一家一户、一村一庄地跑，这就是“铲地皮”的含义。他们有时会弄到一点好东西，因为没本钱，开不了店铺，但又不甘心把东西送到店铺里任老板宰割，于是就在古玩街口摆这么个地摊。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跑来了一个人，他，就是刚才问价的那老头，气喘吁吁，脸色青白，他四处环顾，不见了那卖瓶的年轻农民，立时慌了，他问周围的人，有人告诉他，十分钟前，有个中年人，盯着这个瓶子看了一会儿，最后连价都没还，掏出一万块钱，买了这瓶子……

老头听了，大惊失色，捶胸顿足：“命，这是命呀！”

人们注意到他的手里紧紧地攥着一扎钱，钱上还留着银行的封条，显然，这老头是刚从银行里取了一万块钱……

谁都不知道这个瓶子来自何方、身价几何，它并未万般尊荣地陈列于博物馆明亮的橱窗里供世人瞻仰，也没有供奉于拥资亿万之家的富贵之家而尽现绝世仪态，它像一片无人心仪的孤叶而随风飘零，在人世间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蒙尘落难……

这是公元2007年1月15日发生在小城古玩街口扑朔迷离的一件怪事。

这事,当它发生初始,知道的人并不在意,而更多人是不知道。时隔半年,在名声遐迩的“中华古陶瓷网”的论坛上,曾有陵州的网友提及此事,但更多的网友都把它当做“传闻轶事”而姑妄听之,一听了之,一笑置之……

公元960年深秋的一天。

傍晚,正在小憩的太祖赵匡胤突然惊醒,浑身大汗淋漓,惊骇之状毕露,梦中的情景令他张皇失措,幸好硕大的床帏垂落,内侍早已退去,无人会窥见幔帐之内的动静。他缓缓地坐起身来,伸手从床头拿过一条杏黄色的汗巾,徐徐抹去额上沁出的冷汗,长长地嘘出了一口气。

今天处理了诸多事务,累了,赵匡胤觉得有点倦怠,便在龙床上假寐,刚睡下便做了个梦,这梦十分怪诞:一个头戴紫金冠、身着蟒袍的男人缓步走来,站在龙床前,冷冰冰地说:“你夺得了我的王位,可你能灭得了我的力量吗?在这深宫内院的每一个角落,我的身影无处不在!”

世宗柴荣!

赵匡胤一惊而起,再揉揉眼睛细细一看,床边哪有什么人影,惟有从窗口吹来的微微冷风拂动着落地的床幔,在地上映着错乱影子。

赵匡胤一声叹息。他和柴荣情同兄弟,但柴荣于公元959年6月29日残阳如血的日落时分病逝于后周大梁万岁殿,年仅三十八岁。次年,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迫幼帝柴宗训让位。龙椅是坐上了,但赵匡胤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愧疚,他于太庙寝殿的夹室内秘密置下一碑,并立下祖训:凡大宋皇帝,祭祀时必须由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引导,来到太庙,在那块碑前下跪,并默诵碑上誓

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此番惊梦，使赵匡胤心内烦躁，无意再睡，一声轻轻的咳嗽，内侍闻声赶来。赵匡胤对内侍说，今夜月光甚好，他要到外面走走。

内侍服侍着赵匡胤更衣，掌灯引路。

借着月光，一行人在后宫内庭徜徉，忽然听见一阵幽幽的古琴声，循声走去，来到一个去处：“月华宫”。此宫所住的，是璪妃，她是世宗极为宠爱的一个妃子，世宗驾崩，几乎所有先帝的嫔妃均被遣散，只有寥寥几个仍留在宫内，那都是世宗的宠妃而不便遣散的，璪妃便是其中之一。

凄婉的古琴声在夜深人静的宫禁之中显得分外清冷、幽怨，伴随着这琴声，还隐隐能听到女人的低吟，似在轻轻唱着一首什么曲儿，因相隔甚远，赵匡胤听不清吟唱的是什么。

突然，从庭院深处传来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少时，一队内宫禁军持刀操戈走来，率队的是一个魁伟的将官。

隐身在庭院林荫间的赵匡胤内心不由一动：这个将官名叫李成，职位是禁军的“行首”，相当于“统领”。他原是柴荣帐下的一个心腹，公元954年，郭威病逝，柴荣即位，李成被委以内宫禁军的统领。赵匡胤当上大宋天子后，对柴氏后裔爱抚有加，自然，对李成这样的柴荣旧部依然任用着，未曾加意，如果不是今日的惊梦，这内宫的日子还会一如既往地一天天过下去，可此时此刻，赵匡胤看一身戎装的李成却是另一番光景了。

赵匡胤依然窥视着。

李成走着走着，脚步渐渐缓慢下来，他让身后的禁军兵士依旧前行，自己有意落在后面，少顷，他在月华宫的门前停了下来。月

光之下，李成仁立着，凝听着从月华宫中传出的古琴声和低低的吟唱，他有点神思恍惚，甚至有点失魂落魄，这一切都被赵匡胤看在眼里。

回到寝殿，赵匡胤密嘱内官魏总管暗中监视李成的行踪。

三天后，魏总管密报：按李成的官位，夜间巡查本不是他职衔之内的事，但他几乎每夜事必躬亲，而每每经过月华宫时，他都会停下来听徽妃娘娘的吟唱。

赵匡胤不动声色地问：“娘娘吟唱的是什么？”

魏总管诚惶诚恐地说：“皇上，小的实在不敢说。”

“朕恕你无罪，照实说来。”

魏总管胆战心惊地把徽妃吟唱的曲儿如实念了出来——

小径清风，
吹走落叶难收，
月影动柳，
花间尽见愁。
昨日暖阁香浓，
玉阶浅痕君留，
卷帘虽是旧宫闱，
总是周后。

“周后”，“后周”之后，说的是“宋”啊，赵匡胤听完，内心的愤懑终于控制不住。这个皇帝有一个怪癖：他的身边有一柄“柱斧”从不离手，那是一把象牙柄水晶头的斧头，每当他发怒，就用这柄柱斧打人，今天，虽有柱斧，却打不了人，气得他操着柱斧拍案而起，吓得魏总管连声说着“小的该死”。

赵匡胤愤愤不平了，他想，历朝历代，哪一个新皇帝登基不是大开杀戒、清理旧室的？我也算对得起先主了，他的人我一个没动，一个没杀，可换来的却是“总是周后”！

好一个“总是周后”！

数日后的一天，李成被召至永福殿，太祖赐宴。席间，赵匡胤笑吟吟地对李成说：“内宫乃朕之家室，卿为禁军统领，终日辛劳，今日可要开怀尽兴。”

李成不知道太祖今天为何单独赐宴，心中纳闷，战战兢兢地如履薄冰。

一会儿，魏总管悄悄走到赵匡胤身边，耳语几句，赵匡胤颌首微笑，打了个手势，乐声顿起，一队歌女徐徐移步，翩跹起舞。

轻歌曼舞之间，突然，赵匡胤一反常态，大声吟诵起来：“小径清风，吹走落叶难收……”当他把最后一句“总是周后”念完，李成已是吓得魂飞魄散了，“当啷——”手中的酒杯落地。

赵匡胤依然笑吟吟地说道：“来呀，给李将军换杯——”

一个内侍走上前来，双手托着一个玉盘，盘中放着一个瓷杯，这杯儿小巧玲珑，天青釉色，如玉一般——柴窑！

世宗柴荣在世时极重窑业。一天，有窑工向世宗请旨烧制何等器皿，世宗在批状上说：“雨过天晴云破处，著般颜色做将来。”这种“雨过天晴”般的釉色，寄托着世宗对国运的美好向往，这类被后世誉为“柴窑”的御制秘器，仅是世宗的皇后以及几位宠妃寝宫内才有，而此刻内侍斟酒的这一个杯子，竟是刚才魏总管带人从李成住处搜得的！

李成早已吓得浑身颤抖，跪伏在地，做声不得。

当天，李成被赐死。

当夜，璪妃自缢于月华宫。

这件事,除了魏总管稍稍知道得详细一点外,没有第二个人知晓内情。至于李成和璫妃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旁人不得而知,抑或是柴荣亡故后,璫妃寂寞,暗生哀怨之心,李成眷顾旧主,暗中劝慰,两下往来,彼此相怜,璫妃以柴窑酒杯相赠,如此而已,但不管怎么说,这事被赵匡胤抓住了把柄,他受了噩梦的警示,借题发挥,做足文章,终于自以为是地觉得已经铲除了柴荣在梦中所说的“力量”,否则,李成掌管着部分禁军,这岂不是卧榻之旁的猛虎?

不料奇怪的是,某日某夜,太祖又做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梦,他又梦见世宗柴荣头戴紫金冠,身着蟒袍,举步走到龙床前,冷冰冰地对他说:“这深宫内院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的存在,你是清除不了的!”

太祖再度被惊醒,大骇,太奇怪了,怎么会连续两次做几乎一模一样的梦呢?李成已经剪除了,世宗的力量还在哪里呢?这深宫内院的每一个角落,怎么都会有他的存在呢?

赵匡胤在魏总管和几个内侍的陪同下,悄悄来到了璫妃的月华宫,赵匡胤示意魏总管等人候在宫外,自己推门而进。璫妃亡故,这里已是一座冷宫,环顾四处,窗几蒙尘,一片凄然。

赵匡胤缓步走到一个壁橱前,怦然心动:这橱里陈列着一些供赏玩的摆设:青铜镜、白玉骆驼、鎏金观音……特别令人瞩目的是,这里有几件瓷器,其中有一对口为葵形、玲珑秀美的天青色小瓶,还有几件文房小器,全是柴窑。赵匡胤顿时猛省过来:世宗平生极喜瓷器,“柴窑”是他的心血所在,每有柴窑烧成,他都会观赏一番,有时甚至会把窑工宣进宫来,饶有兴味地询问烧制柴窑时的情景,然后把这些美轮美奂的瓷器赏赐给自己的宠妃,陈列于她们的寝宫之中。

对呀,这种瓷中尤物,正是世宗的精神所在,力量所在!赵匡

胤不动声色地退出了月华宫,紧接着,他对魏总管下了一道密旨:三天之内,把宫中所有的柴窑瓷器秘密集中一处,砸了,埋了,不得泄露风声,违者一律赐死。

柴窑,是中国陶瓷史上最神秘、最复杂、最令人关注的瓷器品种,是比汝、官、哥、钧、定这五大名窑更为珍稀的瓷中神器,古人对它的描摹是——“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坊间传说,柴窑之所以几近绝迹,是因为赵匡胤“清宫”了,那么,“清宫”之后,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纵然有侥幸保存下来的,会有流出宫去、藏于民间的吗?

纵然有流出宫去、藏于民间的,千余年来,战火、灾荒、迁徙、离乱,还有保存下来的吗?

纵然有托上天之庇佑而幸存于世的,会有完好无损、依然完整的吗?

据说纽约有两个华裔大收藏家,一个姓董,一个姓汪,一个说,现在世间已不可能再有完整的柴窑了;一个说,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现在民间肯定还有完好的柴窑……于是就打起了赌,赌注越下越大,最后商定的赌注是各自家中最好的一件收藏品——姓董的是一件明成化婴戏纹的斗彩杯,姓汪的是一个宋官窑的葵花洗,那都是堪称国宝的顶级藏品,然而迄今为止,这个赌局尚无结论。

柴窑,你在哪里?

Part. 02

巫溪

苏红旗终于苏醒过来了。

他睁开了眼,夏日的阳光很强烈,刺得眼睛酸酸的,他用手指揉了揉,尽管眼目迷离,可还是看清楚了:他是躺在草丛中,长长的草,密密的;四处全是山崖,但不是很高。头昏沉沉的,有一种像要开裂的感觉;一条腿能蜷缩、舒展,还有一条腿稍稍动弹就剧烈地痛。衣服被刮烂了,周身有好几处伤,火辣辣的。

他是从山上摔下来的。

他极力想让记忆恢复到最佳状态,苦苦地回想着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荒僻而陌生的山里的。

和妻子田青的种种龌龊由来已久。苏红旗结婚晚,本科毕业后工作了两年,接着考研、考公务员,成家时已经三十四岁了。尽管结婚才一年,但在苏红旗的印象中,那种甜甜蜜蜜梦幻般的感觉似乎是伴随着锅盖的响起、油腥味儿的飘来而瞬息消失的。苏红旗是市建设局办公室的主任,说是“主任”,手下只管着两号人,所以,其实也就是一个普通公务员。田青是商场的营业员,两人的工资合起来也就是四千多元,办婚事欠了一点债,手头拮据。婚姻本来就是一个怪物,弄懂一个女人的心,远比读懂一本内容艰涩的哲

学书还要难,结婚前,田青可以大大方方地请苏红旗到咖啡馆喝三十元一杯的咖啡,可结婚后就两样了,苏红旗爱好摄影,平时在照相上多多少少要花些钱,为此,田青心里就不自在了,嫌他花钱多了。有时,苏红旗洗完脸顺手就把盆里的水倒了,一旁的田青立刻惊叫起来:“你看你,怎么就把水倒了呢?”苏红旗这才想起家里的新规定:洗脸水要留着洗碗,洗碗水留着擦洗杂物,然后再冲厕所,自来水前不久刚提价。

如果仅是这样倒还罢了,更严重的问题是苏红旗喜欢上了收藏——那可是一个比摄影更会烧钱的玩意!

苏红旗迷上收藏的缘起完全是因为看了电视台的一个“鉴宝”节目:有一个城里人,教书的,一次到乡下亲戚家做客,无意间看到墙角里堆放着一个青花花盆,很脏,很旧,但画的花卉很美。亲戚见他喜欢,就送给了他。那人把花盆带回家后也没当回事,种上了花,在阳台上摆着。邻居来串门,说这花盆像是古董,他半信半疑,这次专家来他们城市“鉴宝”,他就把花盆带来了,经专家鉴定,这花盆是永乐年间的官窑,最起码值500万人民币。

从这以后,苏红旗的心里似乎总有一个小虫儿在爬着,挠着他心灵深处那一根最敏感的神经的末梢,渴求财富的本能冲动使他产生了无尽的憧憬:哪一天、哪一个犄角旮旯里、哪一个几百年前的古董在哪个两眼一抹黑的傻瓜家里不起眼地摆放着,然后,他花几十块钱就把这个古董买了下来,一夜暴富,成为百万富翁,再也不需要为一桶洗衣服用过的水要不要留下来冲马桶而忍受妻子喋喋不休的絮叨了。

于是,苏红旗像发了疯一样地买书,他的床头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古陶瓷鉴定书籍,每个晚上,他都在这些书里如痴如癫、醉生梦死。